



## 大河人家的风范

□王振涛

龙江故事来稿请寄:a84655106@163.com

前不久一次同学聚会上,英朴向我讲述了他的家事,虽支离破碎、断续不接,可在她娓娓的描述下,其先人们屯垦的生涯,和老校长治家办校的悠悠往事,那水天一色葭葭苍苍的没有尽头的世外处女地,其情其声余韵绵长,像是一首好听的歌谣,浅唱低吟,弥漫在我的耳边消散不去……

英朴现在的老家在大河沿儿住。这条河有人叫她拉林河,也有人叫她兰陵河,可我们都叫她大河。她的源头始于阔茫茫、气森森的张广才岭,途经拉林,蜿蜒于松嫩平原,界分黑吉两省,归流松花江。

在英朴儿时的记忆中,河坎上、茅道边,稀落的房屋溯河而居。当时,英朴家因大四院、二西院、么院而著称,占据着河岸上较宽广平坦的一个地界儿。老屋前后山墙清一色的草垛子砌成,外墙幽深、青苔墨绿,透着原始久远的光阴和气味,小叶樟房顶上五彩牵牛缠绕、婆娑丁开花。秋天里,门前的水泡子苇荡深深、硕大的芦花如羽,大河两岸弥漫着馥郁的芳香,野泡子里的鱼随使用柳条子编的筐就能捞到。

英朴的童年没有缺憾,他较其他同龄的孩子幸福得多。他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小妹妹。他父亲是当地学校的校长,后来又调到前进中学任大校长,也是我那届的学杂费、书费。数届一直到退休。他妈妈是一个极赋家庭天性的人,很会持家过日子。那年月低廉的教师工资54.5元,在那个大家庭里还绰绰有余。妈妈主内,爸爸扛外。片泡屯的老辈子人都说:么院的孩子有出息。

那时候,老学校离家五里多地,老校长每天步行上班,孩子们总是沿着老干线渠坝,排成一行跟在老校长身后,迎着初升的太阳,趟着湿露的春草。

老校长后来就任的前进中学,坐落在金钱屯八百多年金代古城墙根下。一拉溜低矮阴暗的教室里摆着露白碴儿的桌凳,一上课,老师沙哑的嗓音伴着学生屁股下破凳子的吱嘎声,夏天房顶漏雨,冬天墙缝刮雪。老校长看着这风雨雨声的校园,心内如焚,下决心改变教学条件。他找来当地的老农长,研究换工维校。于是,在农忙的紧要关口,老校长带领师生帮助生产队锄草、拣苗,那时候地荒得要命,农忙季节很长……秋天又漫山野地里给队里拾荒……在农闲的季节,社员们赶来大马车拉来黄土和麦花溜,和成水泥,把破校舍的山墙后墙抹得溜光,又找来木匠换上了新窗户,玻璃锃明瓦亮,要散架子的桌凳给换了新面,从此师生们有了稳定的学习环境。

1971年,前进中学搬到了新校园,还延续勤俭办学的光荣传统。老校长号召开荒种田,又在校园建猪场以补充经费,减免困难学生的学杂费、书费。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他亲自带队,九个班级的师生浩浩荡荡奔赴当时的政旺村片泡后院一个叫“三尖泡子”的半沼泽荒甸子,硬是开垦出了四十多亩的水稻菜园地。老校长的办学方针,始终和各生产队挂钩。在帮水田队拔水草期间,老校长再三告诫我们:在水田里薅芦苇,一定用手捏住,要狠,你要二意丝丝,就会撕你手;在各生产队长跟前,还不忘特殊关照:“大米饭要焖够了,我的学生可能吃呀!”现在回想起那时的大米饭是格外的香啊!

老校长做决策是别出心裁。据我一直跟随老校长的杨老师说:早在暮春夏初,每逢垦荒归来,或上班自带,老校长总是将一大筐胡萝卜送到中学的食堂,亲自用开水焯过,点滴油炸炸锅,放好水 downstream,再放入几片白肉,沸腾的汤锅里清香四溢,让人垂涎欲滴……

在那纯真的时光里,老校长以一个当代老知识分子的正直与骨气,带领我们演绎了一场清贫、凄苦又乐观浪漫的大戏,沉沙淘、搬红砖、码基础建设新校园;过河去植树,坐在四匹马的胶轮大车上,一路歌欢歌簸在一点新绿的河道上……那时栽的树,就是现今对岸那片参天的白杨;它从春天的浅淡,到人

夏的浓荫,绿森森的屏障氤氲在古老的河畔上……

退休后,一贯爽朗的老校长呆不住,就在片泡的小学里当起了义务辅导员、保安员。那年头晚上常停电,英朴清晰地记得左邻右居、前后街的老辈乡亲们晚饭后领着自家的孩子聚集在老校长的屋里,白天没有学会的给补课,学会了的听故事;有时讲着讲着来电了,满屋子露出老少爷们儿灿烂的笑容,有时整宿都是烛光摇曳……老校长每月开支都不忘叮嘱家人多买几包蜡烛,为此还受到英朴母亲的埋怨。

后来集中办学,片泡小学迁走了,老校长在大泡子养上了鱼,又在大甸子放养着一群鸭鹅。八九月份,鱼儿肥了,鸭鹅壮了,大河沿儿特有的野生水莲在大泡子的水面上飘浮层叠开放成金色的花海……为了宽慰老校长,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学的老师们,还有从外地回来的学子,特地赶到大河沿儿来和老校长共祝首个教师节。老校长让人打来了鱼,搞了几样河沿儿野生的特色,就在野外支起了大锅,一班老中青师友又升起了垦荒岁月那久已不见的炊烟……老校长望着给自己敬酒的师生,未语泪潸然,叮嘱他曾经的下属:“现在没有垦荒劳动那一项了,但学生们在精神上比那时要紧,要注重课外的放松,孩子们身心健康有出息,我们的节日才过得有意义。”

改革大潮让片泡成了双城堡南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么院的孩子也纷纷离开大河沿儿老宅,走向全国各地。老校长的三子我的同学英朴现今是双城区商界精英,其人淡泊名利,生活廉节自律,乐于助人。英朴的夫人何玉茹,在双城教育界小有名气,在职期间被评为全国特级教师,从此从不喝酒的老校长和前来祝贺的老师们喝多了,高兴得大醉了一场……

2004年10月28日,这个季节正是要向冬天过渡的末秋。英朴的爸爸,我们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在大河沿儿一片枯黄的落叶中平静而去。在一周年祭拜的日子里,从墓地回来的儿女们在他老宅里围坐在老母亲身旁,第一次听她讲述了自家的历史和爸爸生活的岁月。

一百多年前,为躲避战乱,英朴的先人们逃离古都山东永平府,千里迢迢一付竹篓担着细软,担着王家的子嗣闯关越关奔往东北大荒片。

英朴的先人在双城堡南万顷平原中发现一条大河。这里人迹寥落,连天的草甸子望不到头,水草肥美,沙滩上簸箕大的乌龟晒太阳,野泡子成片。从此王家就和另外几家外来户在这块风水宝地安营扎寨,大河沿儿第一批农耕文明开始了,渐渐地,片泡屯诞生了。光景到了1943年,日本关东军在其统治区强行征兵,其中就有英朴的爸爸王世林。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截获了溥仪,解散了国兵。英朴的爸爸匆匆赶回大河沿儿的老家,面对的是凄零破败的家园。二老先后故去,偌大的么院只剩下三个幼小的妹妹和一个刚满8岁的弟弟。

面对家庭的凄零变故,骨子里涌动 着先人励精拓荒精神的王世林,抖擞精神肩负起治家兴家的重任。两年后,在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大河北岸么院的老宅里传出了第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王世林的大儿子英伟出世了,么院迎来了共和国新的一代。土改工作队组织农民识字班、办夜校,英朴的爸爸在识字班教农民识字,在这期间,王世林不断巩固、丰富自己的知识,培养了许多和他一样的有志青年,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凭着对新中国的一腔热血,短短一年多,他也因此成了在思想上有远见、政治上有抱负的杰出青年,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入教育部,从此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硕果累累。

如今老校长已离世多年,其妻被儿女们接到城里安度晚年。如今只有么院耕读传家诚实守信的仁者之风,依然在片泡老屯根植,还在透露着大河人家的风范。

## 年龄的力量

□沈睿

的丈夫的人只有一条要求:“我们必须是自己生活的中心。你是你的中心,我是我的中心。”他仔细琢磨我的话,想明白我到底说的是什么。他答应了,但是我猜他并没有真正明白。结婚后,我要为自己的前途到别的地方去教书,我们分居在美国东西两海岸。他信守诺言,支持我以自己为中心。我也说到做到,我是我的中心。年龄告诉我,无论怎样爱另外的人,都不能放弃我自己对生活的梦想。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其实就是无足轻重的。

以前家里常常是“往来无白丁”,人人似乎都是诗人、作家、艺术家,我对所有这些人都仰慕得不得了,常常觉得自己说话都没有底气,担心自己水平不高,怕他们笑话。这些诗人、作家、艺术家,也个个才华横溢,天马行空,没有下到凡世听我说话。我学会了缄默,学会了做很多的饭来招待客人,却没有学会发言。直到今天,我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不太多说话。但是我却学会了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服装穿戴、吃饭说话的方式看一个人的品质,看一个人怎样对待他人和自己。四十多年看书看人,我走进教室和我的学生谈话,几分钟后我就能知道哪个学生是用功的、哪个是聪明的、哪个是狡猾的,好像自己都成了相面先生。这种分析相面能力是多年生活和观察积累给予的。年龄给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年龄给了我们分析人的经验和眼光。人到中年,如果还没有自

己独特的眼光看世界,大概也只能像德国诗人里尔克说的那样,“如果你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吧。”

年龄的力量使我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的存在、我的生命,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太重大意义。我喜欢写作,但是写作本身的目的不是要名扬天下或名留千古之类的。写作是自己生存的方式,因为对世界好奇,忍不住记录自己的思绪。把自己写的东西发表出来或放在网上等等,目的也只有有一个,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寻求几个同声相应的朋友。而在根本上,自己的生命和写作并没有任何重要性。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卡夫卡死前要求把自己的作品全部都烧掉,因为卡夫卡没有把自己当一回事。我对那些总觉得自己为历史和未来生活而写作的人感到不解,只有黄毛小儿才对未来充满幻想。有的人总觉得要对历史负责,好像他们是自我委任的太史公。也不想现在在哪里呢?年龄告诉我,千万别把自己太当一回事,无论干什么。就是在这点上,我非常欣赏中国作家王朔。

年龄的力量使我刻骨铭心地感到没有未来,只有今天。今天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打电话,还要到森林里散步。今天我思考,故我存在。今天我存在,故我思考和写字。生命只有今天,明天未必到来。

## 追逐京剧传神之美

□文/摄 新国君



京剧表演的是中国的故事,京剧摄影撮取的是表演的精彩瞬间。

摄影与京剧结缘,是在20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京剧舞台与京剧人物,便成为摄影在中国应用的重要拍摄领域,主要表现形式是剧照。那时在京津沪等城市,报纸对京剧演出的报道,多要配发剧照,是为宣传剧目和演员,图文并茂,给人直觉形象,招徕观众,也是活跃报纸版面,这已成为传统,流传至今。

而今,观众、读者和摄影家对京剧的审美要求,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剧照了。人们希望京剧摄影更上一层楼,运用摄影语言,创造性地表现京剧唱念做打舞的出神入化之美,手眼身法步的千变万化之韵。显然这要瞄准舞台上的表演,随机抓拍动态中的转瞬即逝而又难以重现的瞬间,这要突破拍摄演员的亮相和静态舞台场面的惯性思维,上升为捕捉动态的理念与创作。

京剧舞台上的动态与静态的变化具有直观性、独特性。剧中人在舞台上,静,静如处子,动,动如脱兔;静,如江水无波,动,如千军万马。人一动,则水袖翩翩,或长翎飘摆,及至扇子、嘴唇、帽翅的开合、抖动、高扬,以及打出手、云里翻等,都刻画着人物性格,演绎着剧情,那刚柔相济的飘逸之美,流动着艺术的韵律,恰似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摄影家在构思中,以此抓拍而完成的二度创

作,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确可完美表现摄影艺术的特质,拓宽读者欣赏与想象的空间。

动态的瞬间是形,传神的瞬间是眼,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京剧演员的眼睛,经过长期的训练,灵动有神,顾盼生辉,因而在剧中,优秀演员总会用眼神配合形体,表达剧中人物复杂细腻的感情、性格、思想与意念等。中国京剧在国外演出,演员眼睛无不引起当地艺术家的格外注意,他们说“京剧演员的眼睛,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这是京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俗称“一身的戏在脸上,一脸的戏在眼”。摄影家要把京剧的拍摄提升到一个新的创作境界,如何在动态中以人物为中心,画龙点睛,以眼传神,当是理念与创作实践中自觉的创作追求。果如此,自觉抓拍的人物眼睛的喜悦悲哀悲恐惊的变化,或是忧愁思忆病醉痴的状态,会有神来之笔,一笔传神,提掣全片,摄影作品自会有了灵魂、灵动和灵气。

剧场抓拍,并非易事。剧场的空间有限,与室外的无限空间比,抓拍的受限性很大,摄影者又不宜过多走动,舞台上多光源随时变化,剧中人物动态交替,情景、光线辄有转换,眼前的拍摄客体,比室外抓拍难度倍增,这要求摄影者要多读剧本、多看戏,熟悉剧情,了解人物,知道一场文戏或武戏表演出彩在何处,那时眼睛最传神,那时表演的神与情独具

魅力,做到心中有数,有备而来。进行抓拍创作时,却又不可按预想刻舟求剑,手握相机,随表演的新变化,盯住剧中人,用虚实、远近、渲染、衬托、对比、夸张、仰拍、特写、全景等手法,变换光圈和速度等,方可从容,易得神来之笔。

京剧艺术是综合艺术,是中华艺术之美的荟萃。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伦理道德,以及对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尊崇,对公平正义、美好生活的追求,融汇贯通为舞台上的真善美,抽象幻化出内化心灵、外愉耳目之美。单从表演之美观察,它是写意之美、虚拟之美、程式之美与夸张之美的集成,是京剧摄影艺术丰富多彩的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的要素,也是对京剧摄影艺术如何升华的挑战。摄影家现场捕捉精彩瞬间,表达感受,提炼主题,传神达意,是个性化的精神生产。

京剧摄影艺术和其他文艺创作相类,虽然工具是相机,是快门,但快门的“功夫在画外”。有志于京剧摄影艺术的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需要向京剧演员学习,以他们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鞭策,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冲动,坚持不懈地丰富自己的思想与文化艺术和艺术修养,吮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长期苦练、修炼,走好艺术创作规律和出精品“的华山一条路”,方能以自己的风格,描绘好京剧摄影艺术的传神之美。

## 祖父和他的倭瓜

□康世广

不小心一脚踏空,掉进一口脏水井中。尽管没伤着骨头,还是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医药费也花去好几百元。那时候,几百元钱是个很大的数目。尽管没人埋怨他,祖父仍然感到很沮丧,连声叹气,说:“再也不种倭瓜了……”

可是,第二年春天,祖父又坐不住了,望着外面暖融融的阳光,祖父焦灼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实在忍不住了,就扛起锄头,走进了他的那片倭瓜田。望着他的背影,一家人都无可奈何。

祖父又在倭瓜田里撒下了种子。晴天时,祖父就坐在地头上,叼着旱烟袋,眯起眼睛晒太阳。不知不觉间,倭瓜苗一天天地长高,开出黄灿灿的花。祖父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秋天来了,祖父的倭瓜园一地果实。

祖父是位老抗联,他晚年唯一的喜好就是种倭瓜。

在乡下时,我家的房前屋后,每到夏天都长满绿油油的倭瓜。倭瓜藤顺着障子爬到屋顶上,黄灿灿的倭瓜花飘溢着浓郁的香气。搬到城里后,房前屋后没有空地,祖父就到附近工厂的废弃地里,一锄一锄地刨出一块地来,用来种他的倭瓜。早些年,倭瓜还是农家饭桌上的一道好菜。挨饿的年头,还可以用它来熬倭瓜粥,味道也是十分香甜的。近年来,倭瓜渐渐少了,偶尔种一些,大多用来尝鲜,就像偶尔吃一顿粗粮一样。

祖父的倭瓜还是年年在种着。从种子入土,祖父每天都要到地里去转一转。有一年夏天,祖父在雨天里抄近路去看他的倭瓜,他在荒草丛中走得很急,



## 早钓

(外一首)

□邹积慧

风颭江波岸柳长,身边摇曳野花香。  
心催轮线频抛远,甩落辰星钓太阳。

赏丁香园

当空七彩正新晴,雨洗枝头豁眼明。  
人近春花花浪起,花盈人海海潮生。

## 麦田

□邵龙

在城市里住久了,常想到麦田去看看,想透透气,也想找回儿时的记忆。我是九岁的时候随父母搬到农村去住的,那期间发生过很多让我难忘的事,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麦田了。那是一个春天,我们一家坐着拖拉机,去一个叫头林的公社(现富锦市头林镇)。

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苗(开始我以为是草),天湛蓝湛蓝的,远远望去有一个人牵着一匹马,马后面拉着一个圆筒长长的大碾子在不停地漫无边际地走着。我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压青。别的庄稼都是怕踩怕碰的,唯独麦苗皮实!你随便踩随便碰,它是越踩长得越快,越碰越壮实!农村人少地多踩不过来,就用马拉大碾子压,那碾子有木质的,也有石质的。实际上我们的成长也跟麦苗一样,越经历磨难就越坚强,越成熟,可惜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孩子,总是过度庇护和溺爱。

麦子成熟的时候,差不多长到大人的膝盖上面那么高,麦穗和麦秸都呈黄色,金灿灿的一片连着一片,与蓝天白云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微风吹来,麦浪翻滚,稻穗飘香,一派丰收的景象。

麦田里藏着各种各样的故事:邻家二丫和李家大哥在麦田里恋爱过;老王家的猪在麦田里丢过;还有后来听说和在画报上看到的麦田里的怪圈……

而我最喜欢的是用麦秸秆编蝈蝈笼。直到我活过大半辈子了,有人问我有什么特长会什么技术时,我仍禁不住会说:编蝈蝈笼子!编蝈蝈笼子也算是一种工艺了,先要去找两个蒿子秆做底座,然后再去找麦秸秆。麦秸秆必须是大小不一的,要细一点儿的插进粗大一点的面儿,这样才能一个一个连起来,一折一折,一层层,扭曲着编织而成,编好的笼子类似宝塔,比宝塔更精致。

用麦秸编好笼子,就要去麦田里抓蝈蝈了!麦田里的蝈蝈又大又红,叫声嘹亮,但特别精明灵巧,抓起来很难。我经常顶着炎炎烈日,为抓一个蝈蝈耗上一晌午,流汗不敢擦,有蚊子咬不敢打,屏住呼吸,声怕吓跑了蝈蝈。那时一到夏天,我家的屋檐下总是挂着一排我用麦秸编织的蝈蝈笼子,就像挂着一排黄色的小灯笼。每个小灯笼里面都装我在麦田里捉的火红的蝈蝈,每个蝈蝈都扯开嗓子不停地叫着,一个比一个叫得响,一个比一个叫的时间长,从不停息。我就在那叫声中读着自己喜欢读的书,真是惬意得很。

这些年在城里,我也曾买过蝈蝈和笼子,虽不是自己在麦田里捉的蝈蝈,那笼子也不是用麦秸编的,却也能唤起我儿时美好的回忆。

真的想去郊外的麦田,去编蝈蝈笼子,去亲手捉蝈蝈,重温那时的快乐,释放工作的压力,可是我确实太忙了,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关在钢筋水泥浇筑的笼子里的蝈蝈,拼命地叫着,就是出不去……

王俊平漫画  
《不是包袱重》



微信号: hnsowan  
扫描二维码关注天鹅

